

桥头老三

□邵华芬

饭间闲聊,无意间迸出一词“桥头老三”。儿子一脸不解,追问那是什么意思。我笑答,“那是咱宁波老话,指那些喜欢闲谈、吹牛的人。”儿子似懂非懂地“喔”了一声,没有接着问。

可为啥把喜欢闲谈的人叫作“桥头老三”呢?虽说一句阿拉宁波老话已把儿子搪塞过去,但我的脑子里已唤起满满的回忆。尤其是在这种酷暑难耐的日子里,我总会想起年幼时的乡村情景和村头石桥上的一帮“桥头老三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虽然村子里已不少人家里购置了电风扇,但一阵阵热浪吹在脸上还是一个字,那就是热,不像现在的空调房,凉风习习。于是大家早早地吃完晚饭,男的空手晃荡荡就出去了,来到村口的石桥上,桥沿一般都是平整的石头,不高,早去的人用洗脸盆在桥下的河里舀几盆水,泼在桥沿上,第一盆水洒下去,石头上还会起水泡,冒热气,可以想象那石头经过一天的暴晒后是多么烫人。大概三四盆之后,男人们会用手试试那石头,估计没那么烫屁股了,有人就开始落座,担心烙屁股的就站着,或把一条腿搁在桥沿上,远看过去像是英文小写字母h。尽管桥下的河面上会吹来一阵阵凉风,但刚落座的男人还是会觉得热,那时他们就会脱掉上衣,大抵是那种圆领的老头汗衫,下面长裤那就不用说了,一般出门时已经扔给家里的女人了,剩下的大多是家里女人用缝纫机踩的各色平脚大裤衩。因为桥上都是一帮光膀子的大老爷们,女人们一般都不往那里去,有的用水桶拎一堆家里人换洗下来的衣服,在桥脚下边洗边聊,时而抬头看看桥上的那些男人,侧耳听听他们在侃些什么。

男人们聊的话题很广很泛,有关于稻子收成情况的,说某某家的水稻种得好,颗粒饱满,收成不会差;有的懊恼自己没有养护好稻子,遭虫灾了;接着会说某某家儿子出息了,可以给老爸搭一把手了,这时家里只有女儿的往往会不吭声,直到话题转移到孩子的学习,才参与进来,先夸人家的孩子不赖,再话题一转,说自己家的闺女也有出息,年年拿奖状回来,都快把堂屋的墙贴满了。有时聊着聊着也会没话题了,稍静了几秒钟,马上有人会干咳几下,问道,“明天天气

不知会怎样?不知会下雨否?”男人们就会抬头看河尽头的晚霞,纷纷猜测着,更有人会抬头看云。记得小时候语文书上有篇文章叫《看云识天气》,发现里面很多谚语父辈很早就告知我们了,比如说,“朝霞不出门,晚霞行千里”,“天上鲤鱼斑,明日晒谷不用翻”等。

桥头上发言最热烈的往往是那些村办厂里跑供销的男人,因为走南闯北,见多识广,这些才是名副其实的“桥头老三”,其余更多的是听众或看客,有时附和一下,显示大家都感兴趣,希望那些人能多讲一下外面的世界。这时那些“老三”们会兴致勃勃,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添油加醋些,讲到兴头,索性站起来手舞足蹈,若这时刚好有另外见过世面的人在,听到不合情理处,就会提出异议。那是最热闹的时候,吹牛的不想被揭破,见识过不想显得无知,于是就会来一场辩论,尤其那争论的主儿刚好晚饭时喝了些扎啤,那嗓门大老远就能听到,一副面红耳赤的样子,更有甚者,脖子上的青筋都一根根绽起。不知情的还以为有人吵架了,女人们会纷纷跑来一看,是不是自己家的那位跟人家攀上了?结果一到桥头,发现男人们一片祥和的气氛,说说笑笑的,没有丝毫吵架的样子。

石桥上的男人除了谈天说地外,其中也不乏一些民间艺人,比如拉二胡的,吹口琴的,也有会越剧或甬剧的。记忆最深的是一大爺,拉着二胡,唱着《白毛女》里的那段,“人家闺女有花戴,你爹钱少不能买……”年幼时的我总爱拎个小板凳跑到河边,说是陪妈洗衣服,其实是为了去听唱,听叔伯辈们侃大山,但是那时不敢往桥上去,即使有时妈叫我去桥的那头小店里买些东西,若是白天我是大摇大

摆,或蹦蹦跳跳地过去,但若是傍晚时分,桥头上满满的是一群裸着半身的大老爷们,这时我总是低着头飞快地跑过去,像是怕被逮住一样。其中原因有二:一则女孩子害羞,不敢直视那些光膀子的男人,另加那些汗臭味、烟酒味,让我丝毫不愿在那里多逗留一会,所以不是健步如飞就是飞速地跑过;二则是怕自己成为那些“桥头老三”的话题,“某某家的大女儿越来越俊俏了,长得像小洋伞一样”,曾经一次被调侃,害得我得了个雅号——“小洋伞”。虽没有任何贬义,更多的是夸我的意思,因在那些人眼里,“小洋伞”意味着漂亮洋气的意思。可不知为何,就是打心底里讨厌,感觉自己莫名地多了一个绰号。

如今,村子已拆迁多年,父辈们都搬进了商品房,而且现今信息时代,大家的消息都非常灵通了,那些“桥头老三”也就日渐减少,偶尔能见到的已不是在桥上,更多是在小区的棋牌室或活动室,或是那些安置房小区的大门口,所以现今让出生在城里的儿子把“桥头老三”和喜欢扯皮爱吹牛的人联系起来,确实是有点困难了。



烟火红尘夜宵城

□虞燕

奉化的夜宵城一般会在傍晚6点之后出现明显的大幅度的骚动,暮色欲来未至,人们的食欲已先一步潮鸣电掣般到来。这时,夜宵城周边的私家车如长龙般逶迤不绝,至月亮渐渐升起,夜宵城从骚动走向沸腾。

尤其是夏夜的夜宵城,露天大排档纷纷在每家店门前支起,桌椅排排坐,到头来当然是顾客排排坐。店内包厢、大厅加店外露天排档几乎每次都满满登登。那无数次诱惑了我们味蕾的菜肴逐渐上桌——葱油海瓜子、猪尾巴拼盘、杂螺、干锅蚕豆、清蒸白蟹、木耳炖猪蹄、什锦海鲜锅、鳗鱼膏羹、清烤虾蛄、烧野鸭、黄豆笋丝汤……最后当然还必须得上一份菜泡饭或海鲜炒面,以确保大家可以个个腆着滚圆的肚子满足地迈入夜宵城。若在清明前后,还有一个必点的菜:咸鱼马鲛鱼。这个时节的马鲛鱼浑身肥满,肉质细腻,鲜美非常,再配上咸香的咸鱼,鲜嫩的肉味几乎要在嘴里化开,令人欲罢不能。那里的木耳炖猪蹄是我的“钦点菜”,黑色的木耳与焦黄的猪蹄纠缠得难解难分,一端上桌,令人垂涎欲滴的香气就扑鼻而来,没有那种惯常的油花浮动的汁汁水水,整个菜给人的感觉是浓稠滑糯,入口即化,吃到盘底,常常是连极少量黑红浓香的汤汁都舍不得浪费。再者,猪蹄与木耳的美容功效据说不可小觑,那就去一次点一次吧。每次吃鳗鱼膏羹我都有想去厨房偷师的冲动,热气腾腾的一大碗,青的青,黄的黄,白的白,颜色清新如我钟爱的文艺范。用汤匙轻轻舀起,入口,鲜美的味道里带着一股清香,让它们于舌齿间交缠后缓缓咽下,清淡却开胃。此羹老让我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的“火肉白菜汤”,火肉即火腿,除了火腿和白菜,汤里还配有虾米、青笋、紫菜等,这是紫鹃安排厨房做给黛玉的一道菜。当然,此羹非彼汤,只不过清淡、补而不腻的共同特性让我联想翩翩……

大快朵颐之余也不忘观察下市味蒸腾的周遭: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在这里畅爽地抚慰他们的胃,桌前热气氤氲,菜肴扑鼻;身旁人声喧杂,互不叨扰。餐至三分之一,酒至微醺,夜宵城的市井情调则愈发浓烈:胃口打开了,酒量打开了,话匣子也打开了,连音量和胆量也上去了。吃喝得酣畅淋漓时,血液加速,排汗迅速,头顶的电风扇已不足以抵挡热浪,男人们开始甩了衣服光着膀子猜起了拳,脸色通红,嗓门粗大;不参与猜拳的会时不时站起来起哄一番,脸是一样的红,嗓门是同样的粗;女人们由原先的小矜持渐渐放开,虽不至大口喝酒大块吃肉,却也推杯换盏,觥筹交错,潜在的那点豪气被开发,尽管杯盏里大多盛的是饮料;就算有相对安静的,在这样的氛围中也难独善其身,聊天必须比平时高个几分贝,同一桌的喊来喊去地说话倒也是一种风景。整个夜宵城沉浸于喧嚣欢腾中。

即便月亮已爬至半空,人们的兴致依然不减,打量下各家的桌面,一样的风卷残云、杯盘狼藉,大家打着饱嗝相视而笑。期间,还经常有红得发亮的脸庞探出来大喝一声:老板,再加几个菜!老板那一声略嘶哑的“好嘞”疲惫而满足。

从夜宵城吃饱喝足出来后,总还要回头望一下:月光融融,人影绰绰,依稀还能听到碰杯划拳声。俗世烟火,饮食男女,即是如此吧。

总第 6172 期 配图 章丽珍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全城找房东

租金已到位

— 江东世纪东方旁 —

40-80㎡精装酒店式公寓 8950元/㎡

“上半年热销8成”投资爆品, 抢完即止

泊客租赁 抢购热线 8843 1777

展示中心: 江东区宁穿路577号(创意三厂对面)
承租方: 宁波泊客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

合作 Bank 银行 鄞州银行

第二批部分房源租金表

房号	面积 (m ²)	总价 (元)	平均年租金 (元/年)	十年租赁期满总租金 (元)
17-7	73.29	811110	64889	648888
12-4	78.51	865633	69251	692506
11-9	39.90	379387	30351	303510

(以上房源按满十年租期计算, 具体请以实际合同为准)

(租金发放方式: 按年发放)

享 10年 银行 租约 保函